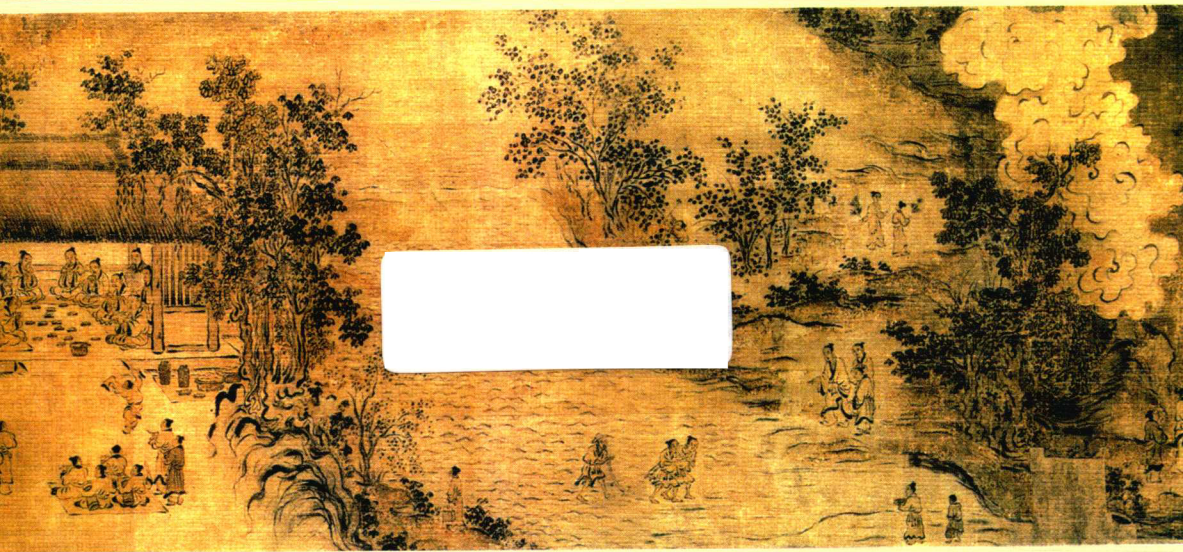




民俗文化视阈下的 先秦两汉文学

咎风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俗文化视阈下的 先秦两汉文学

咎风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俗文化视阈下的先秦两汉文学 / 咎风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161 - 5997 - 2

I. ①风… II. ①咎…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先秦时代
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汉代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133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风华君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由于年代久远、天灾人祸等原因，此阶段文献资料留存甚少；但自古及今对此阶段学术的关注势头不衰，有关成果的积累颇为丰硕。因此，若想继续在此领域钻研，有所进步，有所开拓，特别需要勇气和智慧。风华君就属于这样的年轻学者。经过数年的勤奋钻研，如今风华君又将有大作付梓。这是她在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硕果。之前，一些论著对先秦两汉文学与风俗文化的关系已有所涉及，但仅限于少量作品或个别现象，缺乏系统性，深度和广度难免有局限。本书则对风俗文化视阈下的先秦两汉文学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论述。

与关注政略治术、伦理道德探讨的政教文化不同，风俗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民众性、地域性、综合性，其内涵之实质更接近民众实际的生活场景。本书对风俗之多重意蕴有较全面的把握。作者在绪论界定了“风俗”之广泛意蕴，从总体上指出它是广大民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行为、语言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并全面梳理了其外延的广泛性。作者指出“风俗”包括物质风俗（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生产、商贸、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风俗）、社会风俗（包括社会组织风俗、社会制度风俗、岁时节日风俗、民间娱乐风俗等）、精神风俗（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哲学伦理观念、民间艺术等）、语言风俗（包括民俗语言和民间文学）四个部分，如此概括是颇为全面的。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创作主体、文学演变的整体趋势、文体差异等方面考论了风俗文化与先秦两汉文学之互动关系的具体情况。前两章先从创作主体作家层面入手，考察了本阶段作家及其创作活动与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然后论述文学的发展演变趋势、文学的地域特色与风俗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章到第五章分别论述了先秦两汉诗赋、叙事散文、说理散文与风俗文

化之间的关系，揭示民俗文化对不同体裁文学作品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凡所引证，皆紧扣风俗事象和文学现象予以剖析，有的放矢，具体切实，若非下苦功钻研琢磨，是达不到这种地步的。

风华所涉足的课题对她来说是一个较新的领域，本书肯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建议风华君进一步开阔视野，扩大有关文献的覆盖面，融会贯通，以期使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加厚重、更加有说服力。

风华获得博士学位任职高校已历八年，这是她人生中异常紧张的八年。于公，她入职伊始，就担任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讲授多门必修课、选修课；科研上也不敢懈怠，孜孜钻研，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一部，还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和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于私，这期间她生子添丁，又适逢爱人赴京攻读博士学位，照料儿子，操持家务，她都得上手，生活节奏真是超快。令人欣慰的是，风华以她一贯的乐观勤奋的生活态度和要强坚韧的精神品格，顺利地“多事之秋”挺过来了。付出了就会有所回报，作为高校教师，风华的教学科研工作受到学生、同事、学校和省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入职的第三年晋升副教授，随后其专著荣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还被评为校级拔尖人才、学术骨干。儿子健康活泼，就要成为小学生了。

风华的又一部专著将要出版，我先睹为快，略述感言，表示祝贺。坚信以她对本职工作的兴趣和不懈的勤奋钻研，其学术前景定会光明灿烂。是为序。

王琳

2015年4月6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风俗文化与先秦两汉文学作者及其创作活动	(10)
第一节 先秦两汉文学作者对风俗文化的接触和了解	(10)
一 先秦两汉时期的采诗观风制度	(10)
二 先秦两汉文人学者对风俗文化的关注和探究	(14)
三 风俗文化对先秦两汉文人学者的约束和渐染	(18)
四 先秦两汉文人学者对待风俗文化的基本态度	(21)
第二节 风俗文化与先秦两汉文学作者之创作活动	(24)
一 风俗文化与先秦两汉文学作者之书写和论说对象	(24)
二 风俗文化与先秦两汉文学作者之写作艺术	(29)
三 风俗文化与先秦两汉文学作者之创作机缘	(33)
第二章 风俗文化与先秦两汉文学的发展流变和地域特色	(40)
第一节 风俗文化与先秦文学的发展流变	(40)
一 风俗文化与上古至殷商文学风貌	(40)
二 风俗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风貌	(44)
三 风俗文化与战国文学风貌	(48)
第二节 风俗文化与秦汉文学风貌与其发展流变	(54)
一 风俗文化与秦汉文学的总体风貌	(54)
二 风俗文化与汉代文学的发展流变	(60)
第三节 风俗文化与先秦两汉文学的地域特色	(68)
一 先秦两汉时期风俗文化的地域差别及地方风俗对 个人的浸染	(69)

二 地域风俗与先秦两汉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场景人物描写及语言运用	(73)
三 地域风俗与先秦两汉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成就	(78)
第三章 风俗文化与先秦两汉诗歌辞赋	(82)
第一节 综论	(82)
一 乐舞游艺风俗对先秦两汉诗歌辞赋作品之生成的推动作用	(83)
二 风习性思想意识对先秦两汉诗歌辞赋的浸染	(87)
三 民间诗赋对先秦两汉文人诗歌辞赋的影响	(92)
第二节 《诗经》怀人思归作品的风俗化抒情模式	(95)
一 服饰类风俗事象与《诗经》怀人思归主题	(96)
二 婚娶类风俗事象与《诗经》怀人思归主题	(99)
三 采集类风俗事象与《诗经》怀人思归主题	(102)
四 舟车类风俗事象与《诗经》怀人思归主题	(105)
结语	(107)
第三节 楚辞中的服饰描述	(108)
一 服饰与人格之美	(109)
二 服饰与用世之志	(112)
三 服饰与忧结之情	(115)
四 楚辞服饰描述的相关社会文化背景	(117)
第四章 风俗文化与先秦两汉叙事散文	(121)
第一节 综论	(121)
一 先秦两汉叙事散文中的风习性思想意识	(121)
二 民俗文化对先秦两汉叙事散文之叙事模式的影响	(126)
三 民俗文化对先秦两汉叙事散文之人物形象的影响	(129)
结语	(133)
第二节 《左传》中的饮食叙述	(134)
一 《左传》饮食叙述所反映的春秋时期饮食之功用	(134)
二 《左传》饮食叙述的文学意义	(141)
结语	(148)

第三节 《国语》中的观人记述	(149)
一 《国语》观人记述所反映的观人途径和手段及其文化内蕴	(149)
二 《国语》观人方法的进步意义和不足之处	(154)
三 《国语》观人记述的文学功能	(158)
结语	(161)
第四节 时代风俗与《史记》中的父母形象	(162)
一 预言家	(163)
二 权威者	(167)
三 偏心之人	(170)
第五节 汉代风俗与《汉书》人物兴身起家模式	(175)
一 由占卜看相到富贵腾达	(175)
二 由奇貌异事到发迹尊显	(178)
三 由谦恭谨厚到名高位重	(180)
四 由旧恩阴德到持宠流庆	(182)
余论	(185)
 第五章 风俗文化与先秦两汉说理散文	(187)
第一节 综论	(187)
一 先秦两汉说理散文中的神秘信仰意识	(187)
二 先秦两汉说理散文对风俗文化的批判和理论匡正	(191)
三 风俗文化对先秦两汉说理散文之写作艺术的影响	(195)
第二节 《孟子》与时代礼俗	(200)
一 孟子对待交际礼俗的态度	(200)
二 孟子对待事亲礼俗的态度	(204)
三 孟子对待丧葬礼俗的态度	(207)
余论	(209)
第三节 《庄子》相术思想及其文学意义	(213)
一 《庄子》对世间相术的看法	(213)
二 《庄子》所主张的观人相物方法	(217)
余论	(222)
第四节 《淮南子》“悲”、“乐”论与风俗批判	(225)

一 《淮南子》中对何谓悲、何谓乐的问题的认识	(226)
二 《淮南子》中对如何处理悲、乐之名与悲、乐之实的关系 问题的认识	(230)
三 《淮南子》中对悲、乐与治身、养民之关系的认识	(233)
结语	(237)

主要引用和参考书目	(240)
-----------------	-------

后记	(248)
----------	-------

绪 论

本书是将先秦两汉文学置于风俗文化的视阈下加以观照，从而对其面貌、特质和发展规律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并拉近其与当今现实民生和社会日常生活之距离的一部著作。

“风俗”和含义与之相近的“习俗”“民俗”等词语在中国很早就已出现。如《荀子·强国》中有“入境，观其风俗”之语。《毛诗大序》亦称“美教化，移风俗”。《战国策·赵策二》载赵武灵王语曰：“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礼记·缁衣》载孔子语曰：“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在早期古书中还有很多单用“俗”字，其所表达的意义与“风俗”相近的情况。如《老子》第八十章曰：“安其居，乐其俗”；《墨子·非命下》曰“上变政而民改俗”；《荀子·乐论》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对于“风俗”一词的含义，古籍中也有多种解说。《汉书·地理志下》释“风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①这就是说，风俗是在自然和人文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尚、习俗叫作“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风尚、习俗叫作“俗”。应劭《风俗通义序》释“风俗”曰：“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②按照这种解释，“风俗”之“风”是指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风

① 说明：本书所列参考文献的各项信息，凡不是首次出现的书籍，均省略编著者、出版社和版本等内容，只注出书名和页码。

②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应劭自序》，第8页。

俗”之“俗”是指人受特定自然环境影响而形成的风尚、习俗，总之风俗的形成也离不开自然与人文的结合。此外，《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洪武正韵》、《康熙字典》等书均将“风”、“俗”二字解释为：“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根据此说，由上层社会倡导，普通人民仿效而形成的社会风尚叫作“风”，在民众中历代相沿、共同遵循的行为习惯叫作“俗”。以上诸种说法虽有矛盾不一致之处，但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参考古籍中各家之说，并借鉴今人给“风俗”下的种种定义，可以对“风俗”一词的内涵做这样的概括：“风俗”是指广大民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行为、语言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从外延上说，“风俗”大致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物质风俗，包括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生产、商贸、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风俗；二是社会风俗，包括社会组织风俗、社会制度风俗、岁时节日风俗、民间娱乐风俗等；三是精神风俗，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哲学伦理观念、民间艺术等；四是语言风俗，包括民俗语言和民间文学。另外，古人所使用的“风俗”、“习俗”、“民俗”、“俗”等词语，有时是指各种具体的风俗事物，在很多情况下又指由各种具体的风俗事物体现出来的某一地域或人群的风俗总特征，有社会风气、民情、民性等含义，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看，风俗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与正统文化（或曰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相互对立而又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以程式化生活相为外表，以风习性思想意识为内核的一类文化现象。任何一个人，无论其出身、经历、学识、修养、所属的阶级和阶层如何，都不能与民俗文化绝缘，人在骨子里总摆脱不了世俗的东西，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言：“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受到其特有的传统习俗的影响。”^①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民俗文化与其他文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会对其他文化领域的事物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有人把它视作与经济、政治、文化（精神文化）同等重要的第四种历史力量。风俗文化与

^① [美]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

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尤为密切的关系。法国史学家丹纳曾说,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①。国内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也说:“文学与民俗的联系很自然。因为文学作品是用人的生活的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和传达真理的。而民族的民俗正是同人们的生活发生着最密切关系的文化事象。”^②由这些言论可见风俗或民俗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风俗或民俗在文学艺术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与文学艺术的血肉联系。既然如此,从风俗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运用民俗文化领域的相关理念和事实来解释文学现象,评析文学作品,也就是很有必要的事情了。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现实人生状况,表达作者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和感悟的一种艺术形式。文学研究应以现实人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要有一种宽广通透的学术视野和关注社会现实、民生日用的精神境界。否则,“我们的学术只能越做越技术化,而缺少人文情怀;越来越脱离社会,而引起人们对于文学研究的误解乃至排斥”^③。当然,文学研究不应过分实用和功利,对于文学研究的其他种种目的也不能一味排斥。但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描述人们心灵的世界,它在展示人类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丰富性、生动性方面,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无非要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长人们的智慧,美化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更深入、更有品位地观察历史与现实,理解人性与人生,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注重生活史、心灵史的研究,探讨文学作品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它们与当代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具有怎样的联系,能对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提供怎样的经验和滋养,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④。从服务于现实人生的目的出发,在文学研究领域,凡是与文学有一定关联的生活现象和心灵现象,不管是贵族的、文人的,还是平民的,都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关注和探究的。对于与文学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作为与现实人生距离最近的文化事象的风俗,更应将其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风俗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古代文

① [法]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② 钟敬文:《文学研究民俗学方法》,《民族艺术》1998年第2期,第30—31页。

③ 刘跃进:《古代文学研究的思想境界》,《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第109—110页。

④ 廖初斌:《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第122—125页。

学,可以使古代文学研究更能贴近当今现实民生和社会日常生活,更能在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中发挥它的作用。就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研究本身而言,挖掘古代文学中的民俗文化因素,既可以提升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也可以从看似寡淡枯燥的作品中咀嚼出无穷无尽的滋味,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学术活动的雅俗结合,从而提高当今人们对古代文学的兴趣。这样,古代文学及其研究才能在当下备受冷落、日益边缘化的境地中受到较为普遍的关注和欢迎,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与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相适应的广阔文化学视野下的、多学科交叉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界的热门领域。从民俗文化或风俗文化的视角对古代文学进行的研究,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诸如对唐诗与民俗、宋词与民俗、元曲与民俗、明清小说与民俗之关系的研究,都有不少论文和著作问世。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方面,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从民俗文化或民俗文化、民间文化的角度来审视此时期文学作品的学术成果。不过,从总体上说,当前学术界对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仍多局限于文艺学或者正统文化、高雅文化的视角,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些论文和专著虽然涉及了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与民俗文化或者属于民俗文化范围的某些事物之间的关系,但却仅限于对个别作品、个别现象的谈论,未能将先秦两汉文学置于风俗文化的视阈下加以全面系统的观照。这类研究还存在其他若干缺憾和不足。如研究者对那些蕴含民俗文化因子较浓重或较明显的作品,包括《诗经》、楚辞、汉乐府诗、汉赋等关注比较多,而对于大量其他的、蕴含民俗文化因子较少或不太明显的作品则缺乏关注。许多研究成果还有避重就轻之弊,即流于对某一作品或某些作品所描写、反映的风俗事象或者能与民俗文化沾上边的事物和现象的罗列、梳理,缺乏对作品民俗文化意蕴的深入挖掘和细致解析,也缺乏对作品与民俗文化之深层关联以及作品中风俗因子之文学价值的揭示和阐发。上述研究现状就决定了,对现有的研究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与民俗文化之关系的、尚处于零散和不平衡状态的成果进行汇总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从风俗文化的视角来对先秦两汉文学做出全面系统而且具体深入的,也是更为切近其原生态的考察和论析,是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开展和提升的需要。

先秦两汉时期,风俗民情受到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的特别看重,被视为关乎国家社会兴衰存亡的大事。这一时期的文人学者对于风俗事物格外

留意，而且不乏吸纳和探究风俗文化的兴趣和热情。众多的文人学者正是在民众风俗生活、社会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构建起了自己的理论之大厦、文学之华屋。他们还非常善于在日常生活和风俗事象、习见事物中体悟有关宇宙、社会、人生的大道理，这从记载孔子、孟子、庄子等人言行的一些文献资料就可略知一二。《孟子·尽心上》记载^①，孟子从范邑到齐都，远远地看见了齐王之子，不由得心生感慨，喟然而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又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埳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由此可见，孟子在不经意间的一瞥中，便悟到了人应“居天下之广居”，以仁义涵养心胸、气质的大道。孔子面对一道河川便能说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至理名言，偶尔听到民间流传的《沧浪之歌》便能领悟到“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离娄上》）的妙理，其事与孟子相类。庄子声称他所推崇的“道”无所不在，可以潜存于蝼蚁、稊稗、瓦甓乃至屎溺之中，总之是“每下愈况”，“无乎逃物”的（《庄子·知北游》），由此也可看出他从日常生活、风俗事物中体悟哲理要道的智慧。先秦两汉时期社会上层人物和文人学者对于风俗事物的特别关注和频繁地从中取资、借鉴，使得本时期文学与民俗文化之间产生了特别密切的联系，因而，从民俗文化的视角对先秦两汉文学进行的考察，也就更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了。

本书结合风俗学、民俗学方面的知识、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来观照、考察先秦两汉文学，是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之一。多学科交叉的文学研究，虽然会较多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但其本质还是文学研究，应当立足于文学本位，其他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只是为了更好地阐释和论证文学问题，最终在一个更高、更深的层次上回归文学。“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如果没有用来说明文学现象，那就又可能离开文学这一学科，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例如，成了政治制度史、教育史、思想史、民俗史、宗教史、音乐艺术史、社会生活史，或者其他什么史的

^①（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33—935页。

研究。”^① 有鉴于此，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始终注意把研究工作落实到文学问题上，以避免将其变成民俗学、民俗学的研究。文学是人类生活及其认知、体验的全息性表征，是包含着从个体到社会、从文化到自然的广阔境域和纷繁因素的多维交织的复杂现象，具有从不同角度加以考察和分析的可能性。但文学作品又与历史、哲学等类型的文献不同，它更多地表达着个体对人生遭际的认知和体验，而且是通过特殊的话语方式对经验进行再塑和整合。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上“一方面应回到文学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上来——否则不能臻于博大沉深之境；另一方面又必须与文学自身的特殊性质相适配——否则不足以彰显文学之独特内涵和价值”，总之应当“以文学活动之独有特质为参照系，力求揭示多源的文化之光在文学棱镜中的混合与折射”^②。考虑到这一点，本书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先秦两汉文学做出的考察论析，大致不离其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特殊性质，力求确立文学研究的独特品质并彰显其真正的价值。多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不但容易离开本位学科而成为其他学科的研究，还容易出现外围研究与本体研究缺乏联系或联系不紧密的“两张皮”问题。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应使外部研究与文本研究紧相结合，所涉及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与所谈论的文学现象必须有相关性。“只有在社会对文学形式的决定性影响能够明确地显示出来之后，才谈得上社会态度是否能变为艺术作品的组成‘要素’和艺术价值的一种有效部分的问题。”^③ 有鉴于此，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又始终注意让风俗研究与文学研究紧密相扣，一方面针对那些与风俗现象之间确实存在联系的文学现象展开研究，另一方面尽可能全面深入而客观准确地揭示风俗现象与文学现象二者之间的种种关联，以使研究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从风俗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和论说文学作品，容易停留在对某一作品或某些作品所描写、反映的风俗事象的泛泛罗列上，深度不足，意义不大。为突破这一局限，本书基本不作对作品中风俗事象的烦琐罗列，而把重点

① 罗宗强：《目的、态度、方法——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97—100页。

② 沈立岩：《古代文学研究：出入于文献与文化之间》，《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第150—152页。

③ [美] 勒内·韦勒克、[美] 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放在对一些全局性、实质性的问题,诸如民俗文化对文学作品的生成、题材、论说对象、思想情感、写作艺术、风格成就等方面的影响的剖析上,或者放在对某一作品中占较大比重的与风俗有关之内容的深入阐释上,从而能够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当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研究者往往热衷于理论的推演和文献的考索,而忽视了对文学文本的涵咏和分析。从事文学研究而不熟悉文本,缺乏对文本的沦肌浹髓的体会,自然难以把握其中所深藏的文化和文学意味,难以对研究对象做出个性化的精妙阐发,研究成果也就难免会有肤浅狭隘之弊。本书的撰写力图避免这一弊端,既注重理论的概括和理性的思辨,又注重文本的细读和审美的体味。在对文本的细致品读中,往往能捕捉到重要的信息,而后从捕捉蛛丝马迹入手,逐步上升到对普遍性问题的分析上。这样既可以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而独到的把握,又可以使研究工作紧贴文本进行,不致为了证明某种简单的教条而脱离或肢解文本材料,或将文学作品错位到其他领域。如此,方能收到如《中庸》所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功效。除注重文本细读之外,本书还坚持以材料说话,运用尽可能多的相关材料来说明问题,不作空洞无稽之言。传统的文史研究多依赖于文字史料,以之为唯一证据。进入近代以后,文史研究者们打破传统,相继推出了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提倡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异族故书与本国旧籍、外来观念与固有资料等的相互参证。三重证据法提倡文献记载、考古材料、口述史料三者的结合,以及文献记载、考古材料、跨文化的民族学与民俗学资料的综合运用等。现在看来,文史研究所应使用的方法并不止于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有关学科、有关领域所能提供的一切证据均可在研究过程中加以利用。本书在论证观点和问题时,动用了多方面的证据,包括文献记载、考古材料、外来观念、民俗学资料以及来自当今社会生活的事实,等等。基于民俗文化的传承性和延续性特点,笔者较多地运用了“以今揆古”之法,注意从当代现实生活和风俗民情中寻找鲜活材料,或者从中获取某种启发,甚至确立起某个论题。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或许也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一道源泉。总之,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不但力避跨学科研究中容易出现脱离本位、“两张皮”等问题,还注重抓本质、抓规律,注重文本细读,注重使用多重证据,以期获得一种对先秦两汉文学的更深入、更具体、更确切、更到位的认识和理解。

从结构上说,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先介绍了先秦两汉文学作者对民俗文化的接触和了解情况,而后分析了他们的创作活动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多层面的联系。作家或文学作者是民俗文化进入并作用于文学作品的中介因素,所以本书首先对先秦两汉文学的作者及其创作活动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第二章论述了先秦两汉时期文学的发展流变与民俗文化的发展演变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地域特色与民俗文化的地域差别之间的关系。基于民俗文化自身较强的延续性、稳定性特点与先秦两汉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本书主要是在共时态兼全方位的视野中展开论述的。考虑到民俗文化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变动性和明显的地域差别性,所以在本章又专门将先秦两汉文学置于历时态和地域差异的视野中加以审视。第三章到第五章分别论述了先秦两汉诗歌辞赋、叙事散文、说理散文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民俗文化对不同体裁文学作品的影响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本书在主体部分采取了按文体分章的做法。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均遵循从面到点的结构方式,先就某一文体的作品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综论,然后选取民俗文化对某一文体作品较为突出的几点影响着重加以论述。第三章首先综合论述了先秦两汉诗歌辞赋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而后转向本时期诗歌辞赋园地的两大经典作品——《诗经》和《楚辞》,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分别对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的怀人思归作品和在《楚辞》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的服饰描述进行了探究。第四章首先综合论述了先秦两汉叙事散文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而后转向本时期叙事散文领域的四部重要作品——《左传》、《国语》、《史记》和《汉书》,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分别对《左传》中的饮食叙述、《国语》中的观人记述、《史记》中的父母形象、《汉书》中的人物兴身起家模式四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事实做出了探析。第五章首先综合论述了先秦两汉说理散文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而后转向本时期说理散文领域的三部重要作品——《孟子》、《庄子》和《淮南子》,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分别对《孟子》中与礼俗相关的部分、《庄子》中所蕴含的相术思想、《淮南子》中涉及悲、乐问题的言论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事实做出了论析。先秦两汉时期的风俗事象和文学现象都是纷繁复杂的,如果在论述过程中面面俱到,势必会给人以无的放矢、蜻蜓点水之感,使全书流于杂乱无章、空疏浮泛。为避免这一弊病,本书在总体研究思路上以点面结合、突出重点为原则,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兼顾研究的广度和深度。